

資治通鑑全译

张舜徽

主编

李国祥

顾志华

陈蔚松

副主编

陈蔚松

译注

勅編集

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知

周紀一

起著雍探訪

威烈王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[第十二册]

非民之衆受制於一人

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

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

使下達乎之運乎

十三年大夫晉大夫

天子於禮大於禮

也何謂是也

非民之衆受制於

而服役者豈非以

侯諸侯制卿大夫

使下達乎之運乎

十三年大夫晉大夫

天子於禮大於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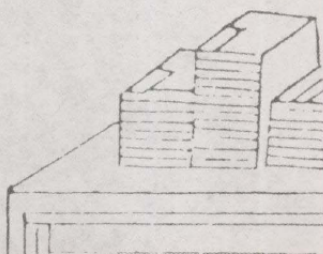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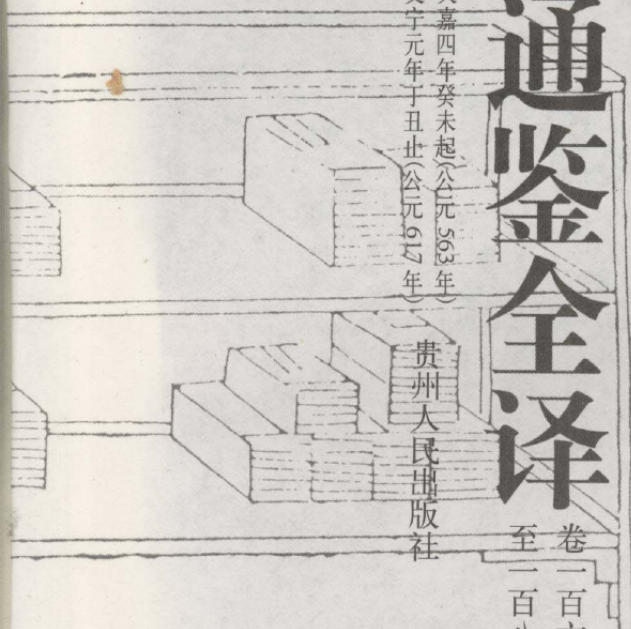
资治通鉴全译

卷二百六十九
至二百八十四

第十二册

陈文帝天嘉四年癸未起(公元563年)
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止(公元617年)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六十九

陈纪三 起昭阳协洽，尽柔兆阏茂，凡四年。

世祖文皇帝下

天嘉四年

1 春，正月，齐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^①。时齐主终日酣饮，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。元海庸俗，帝亦轻之；以收才名素盛，故用之。而收畏懦避事，寻坐阿纵，除名。

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，论叙时事，元海入宫，不觉遗之。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^②，帝由是疏元海，以孝贞兼中书舍人，征义云还朝。和士开复谮元海，帝以马鞭捶元海六十，责曰：“汝昔教我反，以弟反兄，几许不义！以郢城兵抗并州，几许无智！”出为兖州刺史。

2 甲申，周迪众溃，脱身逾岭，奔晋安，依陈宝应。官军克临川，获迪妻子。宝应以兵资迪，留异又遣子忠臣随之。

虞寄与宝应书，以十事谏之曰：“自天厌梁德，英雄互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，然夷凶翦乱，四海乐推者，陈氏也；岂非历数有在，惟天所授乎！一也。以王琳之强，侯瑱之力，进足以摇荡中原，争衡天下，退足以屈强江外，雄张偏隅；然或命一旅之师，或资一士之说，琳则瓦解冰泮，投身异域，瑱则厥角稽颡，委命阙庭，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。二也。今将军以藩戚之重，东南之众，尽忠奉上，戮力勤王，岂不勋高窦融^③，宠过吴芮^④，析珪判野，南面称孤乎！三也。圣朝弃瑕忘过，宽厚得人，至于余孝顷、潘纯陀、李孝钦、欧阳颢等^⑤，悉委以心腹，任以爪牙，胸中豁然，曾无纤芥。况将军衅非张绣^⑥，罪异毕湛^⑦，当何虑于危亡，何失于富贵！四也。方今周、齐邻睦，境外无虞，并兵一向，匪朝伊夕，非刘、项竞逐之机，楚、赵连从之势；何得雍容高拱，坐论西伯哉^⑧！五也。且留将军狼顾一隅，亟经摧衄，声实亏丧，胆气衰沮。其将帅首鼠两端，唯利是视，孰能被坚执锐，长驱深入，系马埋轮，奋不顾命，以先士卒者乎！六也。将军之强，孰如侯景^⑨？将军之众，孰如王琳？武皇灭侯景于前，今上摧王琳于后，此乃天时，非复人力。且兵革已后，民皆厌乱，其孰能弃坟墓，捐妻子，出万死不顾之计，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！七也。历观前古，子阳、季孟^⑩，颠覆相寻；餘善、右渠^⑪，危亡继及。天命可畏，山川难恃。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，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，强弱逆顺，可得侔乎！八也。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；不爱其亲，岂能及物！留将军身縻国爵，子尚王姬^⑫，犹且弃天属

而不顾,背明君而孤立,危急之日,岂能同忧共患,不背将军者乎!至于师老力屈,惧诛利赏,必有韩、智晋阳之谋^⑬,张、陈井陘之势^⑭。九也。北军万里远斗,锋不可当。将军自战其地,人多顾后;众寡不敌,将帅不侔。师以无名而出,事以无机而动,以此称兵,未知其利。十也。为将军计,莫若绝亲留氏^⑮,释甲偃兵,一遵诏旨。方今藩维尚少,皇子幼冲,凡豫宗族,皆蒙宠树。况以将军之地,将军之才,将军之名,将军之势,而克修藩服,北面称臣,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^⑯!寄感恩怀德,不觉狂言,斧钺之诛,其甘如荠。”宝应览书大怒。或谓宝应曰:“虞公病势稍笃,言多错谬。”宝应意乃小释,亦以寄民望,故优容之。

3 周梁躁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原州^⑰。帝夜还长安,人窃怪其故,崇谓所亲曰:“吾比闻术者言,晋公今年不利,车驾今忽夜还,不过晋公死耳。”或发其事。乙酉,帝召诸公于大德殿,面责崇,崇惶恐谢罪。其夜,冢宰护遣使将兵就崇第,逼令自杀,葬如常仪。

4 壬辰,以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,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。

5 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《大律》十五篇^⑱。其制罪:一曰杖刑,自十至五十;二曰鞭刑,自六十至百;三曰徒刑,自一年至五年;四曰流刑,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;五曰死刑,磔、绞、斩、梟、裂;凡二十五等。

6 庚戌,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。

7 辛酉,周诏:“大冢宰晋国公,亲则懿昆,任当元辅,自

今诏诰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公名。”护抗表固让。

8 三月，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9 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，筑勋掌城于轵关^①；仍筑长城二百里，置十二戍^②。

10 丙戌，齐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^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魏收(公元506年~572年)：北齐史学家。北魏时，任散骑常侍，编修国史。北齐时，任中书令兼著作郎，奉诏编撰《魏书》，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，监修国史。

②给事中：官名。秦汉时为加官。给事殿中，备顾问应对，讨论政事。自晋代始为正官。

③窦融(公元前16年~公元62年)：东汉初将领。扶风平陵(今陕西咸阳西北)人。累世为河西官吏。新莽末，为波水将军，继降刘玄。刘玄败后，他联合酒泉、敦煌等五郡，割据河西，称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。后归光武帝刘秀，攻灭隗嚣，封安丰侯，任大司空，累世贵盛。

④吴芮(?~公元前202年)：汉初诸侯王。初为秦番阳(今江西波阳)令，称为番君。秦末率越人起兵，并派部将梅锬领兵从刘邦入关。项羽封他为衡山王。汉朝建立，改封长沙王。高祖刘邦曾制诏御史：“长沙王忠，其定著令。”传国五世。

⑤潘纯陀、李孝钦：二人皆王琳部将。李孝钦与余孝顷一起被周迪所擒。潘纯陀在王琳失败后归陈。

⑥张绣(?~公元207年)：三国时将领。曾杀曹操之子，后降曹操，曹操厚待之。

⑦毕湛(chén 辰)：汉末曹操为兖州牧，以毕湛为东平别驾。张邈叛，劫毕湛母弟妻子，曹操要毕湛回去，湛顿首言无二心。后仍逃走。及破吕布，毕湛被活捉。曹操说：“夫人孝于亲者，岂有不忠于君乎！吾所求也。”任用毕湛为鲁相。

⑧坐论西伯：《后汉书·隗嚣传论》：“若嚣命会符运，敌非天力，虽坐论西

伯，岂多嗟乎？”意谓隗嚣若不是遇到刘秀这样的对手，其功业不在西伯之下。西伯，周文王在商纣时为西伯。

⑨侯景(公元503年～552年)：北朝时将领。先属北魏尔朱荣，继归高欢，为镇守河南的大将。中大同二年(公元547年)，因恐被高澄所杀，降梁，为河南王。次年，举兵叛变，攻破建康(今江苏南京)。大宝二年(公元551年)，自立为汉帝。不久，为陈霸先等所破，逃亡时被部下杀死。

⑩子阳：公孙述字。季孟：隗嚣字。

⑪餘善：东越王，公元前111年反汉，汉武帝派杨仆等讨伐，第二年被部下所杀。右渠：朝鲜王。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遣杨仆、荀彘击朝鲜，第二年，右渠被臣下所杀，朝鲜降汉。

⑫子尚王姬：留异子贞臣娶世祖长女丰安公主为妻。

⑬韩、智：事见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。

⑭井陘(xíng 形)：山名。在今河北井陘县西北。公元前204年韩信在此大破赵兵，斩陈余、擒赵王歇。

⑮绝亲留氏：陈宝应娶留异女为妻。

⑯刘泽：汉高祖刘邦疏属，事见十三卷汉高后七年。

⑰原州：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。

⑱《大律》十五篇：据《隋书·刑法志》：周造《大律》，“凡二十五篇”。篇目是：刑名，法例，祀享、朝会，婚姻，户禁，水火，兴缮，卫宫，市廛，斗竞，劫盗，贼叛，毁亡，建制，关津，诸侯，厩牧，杂犯，诈伪，请求，告言，逃亡，系讯，断狱。

⑲轺关：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，当豫、晋交通要冲，历代为兵争之地。

⑳十二戍：《北齐书·斛律光传》作“十三戍”。

㉑左仆射：当作“右仆射”。先是兼官，今正除右仆射。译从。

【译文】

陈纪三 起癸未(公元563年)止丙戌(公元566年)，共四年。

世祖文皇帝下

天嘉四年(癸未，公元563年)

1春，正月，北齐任命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。这时北齐国主整天都在尽情喝酒，朝廷政事专门委托侍中高元海处理。高元海

平庸粗俗，北齐国主也看不起他，由于魏收才能名望一向很高，所以任命他为右仆射。但是魏收胆小懦弱，遇事推诿，不久便因循私枉法、包庇纵容而获罪，被革职除名。

兖州刺史毕义云写信给高元海，论述当时政事，高元海进宫时，不慎把那封信遗失了。给事中李孝贞捡到，并奏呈北齐国主，北齐国主从此疏远高元海，升任李孝贞为中书舍人，召毕义云回朝。和士开又乘机在背后讲高元海的坏话，北齐国主于是用马鞭鞭打高元海六十下，指责他说：“你从前教我谋反，要我这做弟弟的去反叛哥哥，多么不义！要我以郢城之兵抗拒并州，多么愚蠢！”并外放他为兖州刺史。

2 十九日，周迪部众溃散，他只身逃脱，翻山越岭逃奔晋安，投靠陈宝应。官军攻克临川，俘获周迪的妻小。陈宝应派兵援助周迪，留异也派自己的儿子留忠臣跟随他。

虞寄写信给陈宝应，条陈十事劝谏他，信上说：“自从上天厌弃梁朝无德，一时英雄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可得天下，然而平凶除乱，四海之人乐意推戴为天子的，是陈氏；这难道不是天命自有定数，陈氏能得天下，本是上天所授的吗！这是一。凭王琳的强大，侯瑱的势力，他们进足以震撼中原，与天下群雄角力争胜；退足以称强长江以外，雄霸一方；然而朝廷或命一旅之师进讨，或借助一位使臣的游说，王琳就会冰消瓦解，投身异域，侯瑱就会叩头归附，臣服朝廷，这又是上天给予他威严，帮助他除掉祸患。这是二。现在将军凭藩侯宗戚之贵，东南人力之众，尽忠事奉君上，努力为王室效劳，岂不是可以功勋高过窦融，尊宠超过吴芮，分颁玉珪划野授土，南面称孤了吗？这是三。圣朝主上不计较人的缺点和过失，以宽阔的胸襟和优厚的礼遇求得很多的人才，至于像余孝顷、潘纯陀、李孝钦、欧阳颀这些人，都被当作心腹加以重用，胸中宽阔开朗，没有一点芥蒂。何况将军没有像张绣那样的过失，罪行也不同于毕湛，应当不用顾虑危亡、担心失去富贵。这是四。如今周、齐两国睦邻友

好，边境已无忧患，征讨国内叛逆的军队合兵指向一方，只是早晚的事。目前的情势，不是刘邦、项羽角逐那样的时机，楚国、赵国合纵的形势，怎能优游闲逸，两手高拱，空谈西伯旧事哩！这是五。况且留异将军偏安东南一隅，心存狼顾之忧，屡遭挫败，声威实力亏损丧失，胆量勇气衰竭沮丧。他的将帅都犹豫观望，动摇不定，只顾个人利益，有谁能为他披铠甲、执干戈，长驱直入，系马埋轮，奋勇不顾性命，身先士卒去杀敌呢！这是六。试问将军的强盛，与侯景相比如何？将军的部众，与王琳相比怎样？武皇帝消灭侯景于前，当今皇上击败王琳在后，这是天时所致，并非人力所能办到的。况且战争之后，百姓都厌恶动乱，还有谁能远离家乡故国，离开妻子儿女，决意万死不辞，跟随将军在刀丛中南征北战呢？这是七。遍观前代，公孙子阳、隗季孟，颠陨倾覆前后相接；徐善、右渠，危难败亡接踵而至。天命使人敬畏，山川难以依恃。况且将军想凭几个郡去抵挡天下雄兵，靠诸侯的力量抗拒天子的严命，强弱逆顺，能够相对等吗？这是八。况且不是我的同类，他的心思一定跟我不同；一个人不爱自己的亲属，怎么能顾及到别的！留异将军身受国家爵禄，儿子娶公主为妻，尚且抛弃天子的亲属而不顾，背叛圣明的国君而孤立，到危急的时候，他怎么能跟人同忧愁共患难而不背叛将军呢！到了频繁征战部队疲惫势力衰微的时候，就会畏惧诛戮之祸，贪图赏赐之利，必有类似晋阳之围，韩康子、魏桓子合谋倒戈杀智伯的事情发生；也一定会有类似井陉之战，张耳斩杀陈余的事件出现。这是九。北军出师万里，锐锋不可抵挡。将军您在自己的封地内作战，人们多有后顾之忧；您寡不敌众，将帅也比不上北军。出兵既无正当的理由，举事也没有适当的时机，凭此起兵，不会有什么好处。这是十。为将军您着想不如跟留氏断绝亲戚关系，解甲息兵，完全遵循诏旨行事。目前宗室封藩还少，皇子年幼，凡是皇帝宗族，都受到恩宠封爵。况且凭将军的辖地、将军的才能、将军的名望、将军的权势，若能克尽藩臣的职务，北面称臣，那么您的功名和

事业，岂只是能跟刘泽相提并论而已！我虞寄感恩戴德，不觉讲了不少狂妄的话，纵然受斧钺刑斩，我也觉得像吃芥菜一般甜。”陈宝应看了虞寄的信，不禁大怒。有人劝陈宝应说：“虞公病情渐重，所以言词多有错谬。”陈宝应的怒气才稍微消释，也因为虞寄是众望所归的人物，所以只好宽容他。

3 北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从北周国主到原州。北周国主连夜赶回长安，人们私下怀疑其中的原因，侯莫陈崇对他所亲近的人说：“我最近听卜筮的人说，晋公宇文护今年时运不利，皇上今天突然连夜赶回长安，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了的缘故吧。”不久，有人告发了这件事。二十日，北周国主召集诸公到大德殿，当面斥责侯莫陈崇，侯莫陈崇惶恐谢罪。当天夜里，冢宰宇文护派遣使者率领士兵到侯莫陈崇宅第，逼令他自杀，他的葬礼按常规举行。

4 二十七日，陈朝任命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，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。

5 北周国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制订《大律》十五篇。它定罪定刑的类别是：一是杖刑，杖打十到五十下；二是鞭刑，用鞭抽打六十到一百下；三是徒刑，拘禁罪犯服劳役从一年到五年；四是流刑，流放犯人到边远地方从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；五是死刑，分为悬缢、绞杀、砍头、枭首、车裂等五种。共计二十五等。

6 十六日，陈朝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。

7 二十七日，北周国主下诏说：“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，以亲情论，是朕的堂兄；以职位论，是朕的宰辅大臣；自今以后，朝廷诏诰及各官署文书，都不得直称晋国公名讳。”宇文护上表坚决辞让。

8 三月，初一，日食。

9 北齐国主诏令司空斛律光督率步骑二万，在轵关构筑勋掌城；并增筑长城二百里，设置十二个戍所。

10 二十二日，北齐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右仆射。

11 夏,四月,乙未,周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。

12 周主将视学,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^①。谨上表固辞,不许,仍赐以延年杖。戊午,帝幸太学。谨入门,帝迎拜于门屏之间,谨答拜。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,南向。太师护升阶,设几,谨升席,南面凭几而坐。大司马豆卢宁升阶,正鹄^②。帝升阶,立于斧扆之前^③,西面。有司进饌,帝跪设酱豆^④,亲为之袒割。谨食毕,帝亲跪授爵以醕^⑤。有司撤讫,帝北面立而访道。谨起,立于席后,对曰:“木受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,天下乃安。”又曰:“去食去兵,信不可去^⑥;愿陛下守信勿失。”又曰:“有功必赏,有罪必罚,则为善者日进,为恶者日止。”又曰:“言行者,立身之基,愿陛下三思而言,九虑而行,勿使有过。天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人莫不知,愿陛下慎之。”帝再拜受言,谨答拜。礼成而出^⑦。

13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,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,斋中宾客,动至千人。部下将帅,多不遵法度,检问收摄,辄奔归安都。上性严整,内衔之,安都弗之觉。每有表启,封讫,有事未尽,开封自书之云:“又启某事。”及侍宴,酒酣,或箕踞倾倚^⑧。常陪乐游园楔饮^⑨,谓上曰:“何如作临川王时?”上不应。安都再三言之。上曰:“此虽天命,抑亦明公之力。”宴讫,启借供帐水饰^⑩,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。上虽许之,意甚不悦。明日,安都坐于御座,宾客居群臣位,称觴上寿。会重云殿灾,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,上甚恶之,阴为之备。

及周迪反，朝议谓当使安都讨之，而上更使吴明彻。又数遣台使按问安都部下，检括亡叛。安都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，并问省中事。景历录其状，具奏之，因希旨称安都谋反。上虑其不受召，故用为江州。

五月，安都自京口还建康^①，部伍入于石头。六月，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，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，于坐收安都，囚于嘉德西省^②，又收其将帅，尽夺马仗而释之。因出蔡景历表，以示于朝，乃下诏暴其罪恶，明日，赐死，宥其妻子，资给其丧。

初，高祖在京口，尝与诸将宴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为寿，各称功伐。高祖曰：“卿等悉良将也，而并有所短。杜公志大而识暗，狎于下而骄于上；周侯交不择人，而推心过差；侯郎傲诞而无厌，轻佻而肆志；并非全身之道。”卒皆如其言。

14 乙卯，齐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。

15 齐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，齐主外朝视事，或在内宴赏，须臾之间，不得不与士开相见，或累日不归，一日数人；或放还之后，俄顷即追，未至之间，连骑督趣。奸谄百端，宠爱日隆，前后赏赐，不可胜纪。每侍左右，言辞容止，极诸鄙褻；以夜继昼，无复君臣之礼。常谓帝曰：“自古帝王，尽为灰土，尧舜、桀纣，竟复何异！陛下宜及少壮，极意为乐，纵横行之。一日取快，可敌千年。国事尽付大臣，何虑不办，无为自勤约也！”帝大悦。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，元文遥掌财用，唐邕掌外、骑兵^③，信都冯

子琮、胡长粲掌东宫。帝三四日一视朝，书数字而已，略无所言，须臾罢入。长粲，僧敬之子也^①。

帝使土开与胡后握槊。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岂可与臣下接手！”孝瑜又言：“赵郡王睿，其父死于非命^②，不可亲近。”由是睿及土开共谮之。土开言孝瑜奢僭，睿言“山东唯闻河南王，不闻有陛下。”帝由是忌之。孝瑜窃与尔朱御女言^③，帝闻之，大怒。庚申，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。孝瑜体肥大，腰带十围，帝使左右娄子彦载以出，鸩之于车，至西华门，烦躁投水而绝。赠太尉、录尚书事。诸侯在宫中者，莫敢举声，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^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老：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，以尊养年老的官员。《礼记·乐记》郑玄注：“三老五更互言之耳，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。”

②舄(xì戏)：鞋。

③庑(yǐ以)：屏风。

④豆：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皿，形似高脚盘。

⑤醕(yìn胤)：古代宴会时的一种礼节，食毕用酒漱口。

⑥去食去兵，信不可去：孔子答子贡之言。见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⑦礼成：胡注：“三代而下，视学、养老、乞言之礼，唯汉明帝、周武帝行之。”

⑧箕踞：即“箕坐”。坐时两脚伸直岔开，形似簸箕。一说屈膝张足而坐。为一种轻慢态度。

⑨楔(xì戏)饮：古代民俗，于三月上旬巳日于水滨洗濯，拔除不祥，清去宿垢，称为楔。携饮食在郊野水滨宴饮，称楔饮。

⑩供帐：陈设的帷帐。水饰：游览船上的装饰物。

⑪京口：今江苏镇江市。陈南徐州治此。

⑫西省：即中书省。

⑬外、骑兵：外兵及骑兵。高欢为东魏大丞相，丞相府外兵曹、骑兵曹分掌兵马。高洋受魏禅建立北齐，诸司皆归尚书，唯此二曹不废，称为外兵省、骑兵省。据《北齐书·和士开传》，时委唐邕掌外兵，白建掌骑兵。

⑭僧敬：胡僧敬。见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七年。

⑮其父：高睿之父高琛，高欢之弟，因乱高欢后庭，受刑杖而死。

⑯尔朱御女：《北齐书·河南王孝瑜传》：“尔朱御女名摩女，本事太后，孝瑜先与之通，后因太子婚夜，孝瑜窃与之言。”御女，古代宫内女官，位在世妇之下。也名“女御”、“御妻”。齐制，八十一御女，比正四品。

⑰孝琬：孝瑜之弟。

【译文】

11 夏，四月初二，北周任命柱国达奚武为太保。

12 北周国主将要视察太学，特命太傅、燕国公于谨为三老。于谨上表章坚决推辞，北周国主不准，还是将延年杖赐给于谨。二十五日，北周国主视察太学。于谨进门，北周国主亲自到大门与屏风之间迎接，于谨回礼答拜。主管仪礼的官员在厅堂的正中央设三老席，席位朝南。太师宇文护登上堂阶，在三老席摆设一个小桌子，于谨升堂就席，面朝南靠着小桌子坐定。大司马豆卢宁登上堂阶，把于谨的鞋子放正。北周国主登上堂阶，站立在画有斧形的屏风前，面朝西。主管膳食的官员送上饭食，北周国主端着酱盘，跪着向于谨献食，又挽起袖子亲自替于谨割肉。于谨吃完饭，北周国主又跪着送上漱口的酒给他。主管膳食的官员撤去酒席之后，北周国主面朝北站立，向于谨请教治国之道。于谨起身，站立在席后，回答说：“木材被绳墨矫正，便能变得端正，帝王能接纳忠臣劝谏就达到圣明。圣明的帝王虚心纳谏，便可以知道政务的得失，这样天下才能安定。”于谨又说：“可以失去粮食，失去军备，但不能失去信用。希望陛下要守信用，不可失信于民。”又说：“对于有功的人，一定奖

赏；对于有罪过的人，一定处罚。那么为善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多，为恶的人一天比一天少。”于谨又说：“言和行是立身处世的根本，希望陛下凡事三思而后言，多考虑再实行，不要发生过错。天子的过失，如同天上发生的日食、月食一样，没有人不知道，希望陛下要言行谨慎。”北周国主再拜领受教诲，于谨答礼回拜。礼仪活动结束后，北周国主才离开太学。

13 陈朝司空侯安都依恃功高，骄横放纵，屡次聚集文士武将骑马射箭、吟诗作赋；府中宾客，动辄多达千人。部下将帅大都不遵守法纪，遇到官府收审拘捕，他们就逃往侯安都府中寻求庇护。陈文帝严厉认真，对他怀恨在心，侯安都对此没有察觉。每有上表启奏，已经封好，想到还有某事没讲完，他便又拆封补写：“又启奏某事。”有时入宫陪侍皇上宴饮，每到酒喝多了，就伸腿而坐，斜着身子往旁边靠。他常陪皇上到乐游园楔饮，宴饮当中他竟对皇上说：“现在比做临川王时如何！”皇上不理睬他。侯安都竟再三逼问，皇上才说：“这虽然是天命，却也是明公的功劳。”宴饮结束，侯安都向皇上乞借帷帐和装饰华丽的游览船，想载他的妻妾到御堂宴饮。皇上虽然勉强答应，内心却很不高兴。第二天，侯安都自己坐上御座，要宾客坐在群臣的位置上，举杯向他敬酒祝寿。有一次重云殿失火，侯安都率领将士携带兵器上殿，皇上非常厌恶他，暗里开始防备他。

到周迪反叛时，朝臣商议应当派侯安都前去讨伐，但是陈文帝却改派吴明彻去。陈文帝还屡次派御史台的官员审讯侯安都的部下，清查他们逃亡叛乱的事情。侯安都派别驾周弘实投靠中书舍人蔡景历，刺探中书省机密。蔡景历把他们的行为情状记录下来，详细奏报陈文帝，并迎合文帝的意旨说侯安都要谋反。陈文帝担心侯安都不接受召命，便先任用他为江州刺史。

五月，侯安都从京口回建康，部队开进石头城。六月，陈文帝召侯安都到嘉德殿参加宴会，又召集他的部下将帅在尚书省的大厅会面，于是在宴席上逮捕侯安都，把他囚禁在嘉德西省，又逮捕他

的部将，全部没收他们的马匹兵器后予以释放。于是拿出蔡景历呈奏的表章，向朝中大臣出示，随即下诏公布侯安都的罪状。第二天，赐他自尽，宽恕他的妻儿，丧葬所需，由朝廷拨款供给。

当初，陈高祖在京口，有一次和诸将宴饮，杜僧明、周文育、侯安都都举杯向高祖祝寿，各自夸耀战功。高祖说：“你们都是良将，但各有短处。杜公志向远大但见识不明，对下亲近而不庄重，对上却骄横无礼；周侯交友不加选择，诚心太过；侯郎傲慢荒诞而贪得无厌，举止轻浮，肆意妄为；这都不是保全身家性命的行为。”后来这几个人的下场都像陈高祖所说的那样。

14 二十三日，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陈朝访问。

15 北齐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得到北齐国主的宠信，北齐国主不论是在朝廷上朝视事，或是在内宫宴饮玩赏，连片刻短暂的时间，都不能看不到和士开，有时好几天不让他回家，有时一天之内数次召他进宫；或者是刚放他回去之后，随即又追他回来，在和士开往回赶而又未到达之间，接二连三派人策马去催促。和士开以各式各样的奸诈谄媚，使北齐国主对他的宠爱一天比一天隆盛，前前后后赏赐给他的物品，不可胜数。每当他在北齐国主身边侍候时，言辞举止，极端鄙亵，他们夜以继日胡混在一起，不再有君臣尊卑的礼节。他常向北齐国主说：“自古以来的帝王全都成了灰土，尧舜和桀纣，又有什么不同！陛下应趁少壮时极意行乐，随心所欲而不必顾忌。享受一日的快乐，可比得上活一千年。朝政国事都交付大臣，何必担心他们不会办，不要自讨苦吃自我限制！”北齐国主听了大喜。于是委托赵彦深掌管封官授爵，元文遥掌管财政经济，唐邕掌管外兵和骑兵，信都人冯子琮跟胡长粲负责辅导太子。北齐国主三四天才上一次朝，只批几个字而已，也不说什么话，一会儿就退朝回宫。胡长粲是胡僧敬的儿子。

北齐国主要和士开同胡后玩握槊赌博游戏。河南康献王高孝瑜劝谏说：“皇后是天下国母，怎么可以和臣下对坐赌博手碰手